



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●

外国中篇小说名著选评

罗治华 黄汉平 选编



11

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

外国中篇小说名著选评

(11)

罗治华 黄汉平 选编

暨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外国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(11) / 罗治华 黄汉平 选编.
- 广州: 暨南大学出版社, 1997. 4

(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)

ISBN 7-81029-449-0

I. 外…

II. 罗…

III. 小说 作品集 - 世界

IV. I14

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

广东省封开县人民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4.375 字数: 9.5 万

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 15001—20000 册

全卷 25 本 总定价: 125.00 元

出版说明

《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与《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所选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。这些作品，是对青少年进行艺术教育、审美教育的好教材。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著，旨在为中、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。把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140页的小薄本，是为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，提高其读者覆盖面。我们相信，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。

众多的作者、译者创作、翻译了这么多、这么好的名篇名著，读者感谢他们，本社更感谢他们。由于一时无法了解作者、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，本社未能一一向他们致意，未能一一奉上稿酬，深以为歉。为了弥补这一不足，希望作者、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。

《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、《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
编委会名单：

主 编 徐位发

副主编 卓支中 魏中林

编 委 徐位发 卓支中 魏中林 罗治华 王列耀

胡跃生 严奉强

目 录

伊凡·伊里奇的死	列·托尔斯泰 (1)
第六病室	契诃夫 (64)

伊凡·伊里奇的死

列·托尔斯泰

—

在法院大厦里，当梅尔文斯基案审讯暂停时，法官和检察官都聚集在伊凡·叶果罗维奇·谢贝克办公室里，谈论着闹得满城风雨的克拉索夫案件。费多尔·瓦西里耶维奇情绪激动，认为此案不属本院审理范围；伊凡·叶果罗维奇坚持相反意见；彼得·伊凡内奇一开始就没加入争论，始终不过问此事，而翻阅着刚送来的《公报》。

“诸位！”他说，“伊凡·伊里奇死了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喏，您看吧，”他对费多尔·瓦西里耶维奇说，同时把那份散发出油墨味的刚出版的公报递给他。

公报上印着一则带黑框的讣告：“普拉斯柯菲雅·费多罗夫娜·高洛文娜沉痛哀告亲友，先夫伊凡·伊里奇·高洛文法官于1882年2月4日逝世。兹订于礼拜五下午一时出殡。”

伊凡·伊里奇是在座几位先生的同事，大家都喜欢他。他病了几个礼拜，据说患的是不治之症。他生病以来职位还给他保留着，但大家早就推测过，他死后将由阿历克谢耶夫接替，而阿历克谢耶夫的位置则将由文尼科夫或施塔别尔接

替。因此，一听到伊凡·伊里奇的死讯，办公室里在座的人首先想到的就是，他一死对他们本人和亲友在职位调动和升迁上会有什么影响。

“这下子我很可能弄到施塔别尔或文尼科夫的位置，”费多尔·瓦西里耶维奇想。“这个位置早就说好给我了，而这样一提升，我就可以在车马费之外每年净增加 800 卢布收入。”

“这下子我可以申请把内弟从卡卢加调来，”彼得·伊凡内奇想。“妻子一定会很高兴的。如今她可再不能说我不关心她家的人了。”

“我早就想到，他这一病恐怕起不来了，”彼得·伊凡内奇说。“真可怜！”

“他究竟害的什么病啊？”

“几个医生都说不准。或者说，各有各的说法。我最后一次看见他，还以为他会好起来呢。”

“自从过节以来我就没有去看过他。去是一直想去的。”

“那么，他有财产吗？”

“他妻子手里大概有一点，但很有限。”

“是啊，应该去看看她。他们住得实在太远。”

“从您那儿去是很远。您到什么地方去都很远。”

“嘿，我住在河对岸，他总是有意见，”彼得·伊凡内奇笑眯眯地瞧着谢贝克，说。大家又说了一通城市太大，市内各区距离太远之类的话，然后回到法庭上。

伊凡·伊里奇的死讯使每个人不由得推测，人事上会因此发生什么更动，同时照例使认识他的人都暗自庆幸：“还好，死的是他，不是我。”

“嘿，他死了，可我没有死，”人人都这样想，或者有这

样的感觉。伊凡·伊里奇的朋友们，都同时不由自主地想到，这下子他们得遵循习俗，参加丧礼，慰问遗孀了。

费多尔·瓦西里耶维奇和彼得·伊凡内奇是伊凡·伊里奇最知己的朋友。

彼得·伊凡内奇跟伊凡·伊里奇在法学院同过学，自认为受过伊凡·伊里奇的恩惠。

午饭时，彼得·伊凡内奇把伊凡·伊里奇的死讯告诉了妻子，同时讲了争取把内弟调到本区的想法。饭后他不休息，就穿上礼服，乘车到伊凡·伊里奇家去。

伊凡·伊里奇家门口停着一辆自备轿车和两辆出租马车。在前厅衣帽架旁的墙上，靠着带穗子和擦得闪闪发亮的金银饰带的棺盖。两位穿黑衣的太太在这里脱去皮外套。其中一位是伊凡·伊里奇的姐姐，彼得·伊凡内奇认识她；另一位却没有见过面。彼得·伊凡内奇的同事施瓦尔茨从楼上下来，看见他进门，就站住向他使了个眼色，仿佛说：“伊凡·伊里奇真没出息，咱们可不至于如此。”

施瓦尔茨脸上留着英国式络腮胡子，瘦长的身体穿着礼服，照例表现出一种典雅庄重的气派，但这同他天生的顽皮性格不协调，因此显得很滑稽。彼得·伊凡内奇心里有这样的感觉。

彼得·伊凡内奇让太太们先走，自己慢吞吞地跟着她们上楼。施瓦尔茨在楼梯顶上站住，没有下来。彼得·伊凡内奇懂得施瓦尔茨的用意：他想跟他约定，今晚到什么地方去打桥牌。太太们上楼向寡妇屋里走去；施瓦尔茨却一本正经地抵着厚实的嘴唇，眼睛里露出戏谑的神气，挤挤眉向彼得

·伊凡内奇示意，死人在右边房间。

彼得·伊凡内奇进去时照例有点困惑，不知做什么好，但有一点他很清楚，逢到这种场合，画十字总是不会错的。至于要不要同时鞠躬，他可没有把握，因此选择了个折衷办法：他走进屋里，动手画十字，同时微微点头，好像在鞠躬。在画十字和点头时，他向屋子里偷偷环顾了一下。有两个青年和一个中学生，大概是伊凡·伊里奇的侄儿，一面画十字，一面从屋子里出来。一个老妇人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。一个眉毛弯得出奇的女人在对她低声说话。诵经士身穿法衣，精神饱满，神态严峻，大声念着什么，脸上现出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。充当餐室侍仆的庄稼汉盖拉西姆蹑手蹑脚地从彼得·伊凡内奇面前走过，把什么东西撒在地板上。彼得·伊凡内奇一看见这情景，立刻闻到淡淡的腐尸臭。他上次探望伊凡·伊里奇时，在书房里看到过这个庄稼汉。当时他在护理伊凡·伊里奇，伊凡·伊里奇特别喜爱他。彼得·伊凡内奇一直画着十字，向棺材、诵经士和屋角桌上的圣像微微鞠躬。后来，他觉得十字已画得够了，就停下来打量死人。

死人躺在那里，也像一般死人那样，显得特别沉重，僵硬的四肢陷在棺材衬垫里，脑袋高高地靠在枕头上，蜡黄的前额高高隆起，半秃的两鬓凹陷进去，高耸的鼻子仿佛压迫着上唇。同彼得·伊凡内奇上次看见他时相比，他的模样大变了，身体更瘦了，但他的脸也像一般死人那样，比生前好看，显得很端庄。脸上的神态似乎表示，他已尽了责任，而且尽得很周到。此外，那神态还在责备活人或者提醒他们什么事。彼得·伊凡内奇却觉得没有什么事需要提醒他，至少

没有事跟他有关系。他心里有点不快，就又匆匆画了个十字——他自己也觉得这个十字画得太快，未免有点失礼，——转身往门口走去。施瓦尔茨宽宽地叉开两腿站在穿堂里等他，双手在背后玩弄着大礼帽。彼得·伊凡内奇瞧了瞧服饰整洁雅致、模样顽皮可笑的施瓦尔茨，顿时精神振作起来。他知道施瓦尔茨性格开朗，不会受这里哀伤气氛的影响。他那副神气仿佛表示：伊凡·伊里奇的丧事绝没有理由破坏他们的例会，也就是说不能妨碍他们今天晚上就拆开一副新牌，在仆人点亮的四支新蜡烛照耀下打牌。总之，这次丧事不能影响他们今晚快乐的聚会。他就把这个想法低声告诉从旁边走过的彼得·伊凡内奇，并建议今晚到费多尔·瓦西里耶维奇家打牌。不过彼得·伊凡内奇今天显然没有打牌的运气。普拉斯柯菲雅·费多罗夫娜同几位太太从内室出来了。她个儿矮胖，尽管她千方百计要自己消瘦，可是肩膀以下的部分却一个劲儿向横里发展。她穿一身黑衣，头上包一块花边头巾，眉毛像站在棺材旁的那个女人一样弯得出奇。她把她们送到灵堂门口，说：

“马上要做丧事礼拜了，你们请进。”

施瓦尔茨微微点头站住，显然犹豫不决，是不是接受这个邀请。普拉斯柯菲雅·费多罗夫娜认出彼得·伊凡内奇，叹了一口气，走到他的跟前，握住他的手说：

“我知道您是伊凡·伊里奇的知心朋友……”她说到这里时对他瞧瞧，等待他听了这话后作出相应的反应。

彼得·伊凡内奇知道，既然刚才应该画十字，那么这会儿，就得握手，叹气，说一句：“真是想不到！”他就这样做了。做了以后，他发觉达到了预期的效果：他感动了，她也

感动了。

“现在那边还没有开始，您来一下，我有话要跟您说，”
媳妇说。“您扶着我。”

彼得·伊凡内奇伸出手臂挽住她，他们向内室走去。经过施瓦尔茨身边时，施瓦尔茨失望地向彼得·伊凡内奇使了个眼色。“唉，牌打不成了！要是我们另外找到搭档，您可别怪我们。要是您能脱身，五人一起玩也行。”他那淘气的目光仿佛在这么说。

彼得·伊凡内奇更深沉更悲伤地叹了口气，普拉斯柯菲雅·费多罗夫娜便感激地捏了捏他的手臂。他们走进灯光暗淡、挂着玫瑰红花布窗帘的客厅，在桌旁坐下来：她坐在沙发上，彼得·伊凡内奇坐在弹簧损坏、凳面凹陷的矮沙发凳上。普拉斯柯菲雅·费多罗夫娜想叫他换一把椅子坐，可是觉得此刻说这话不得体，就作罢了。彼得·伊凡内奇坐到沙发凳上时，想起伊凡·伊里奇当年装饰这客厅时曾同他商量过，最后决定用这带绿叶的玫瑰红花布做窗帘和沙发套。客厅里摆满家具杂物，媳妇走过时，她那件黑斗篷的黑花边在雕花桌上挂住了。彼得·伊凡内奇欠起身想帮她解开斗篷，沙发凳一摆脱负担，里面的弹簧立刻蹦起来，往他身上弹。媳妇自己解开斗篷，彼得·伊凡内奇又坐下来，把跳动的弹簧重新压下去。但媳妇没有把斗篷完全解开，彼得·伊凡内奇又欠起身，弹簧又往上蹦，还噤地响了一声。等这一切都过去了，她拿出一块洁净的麻纱手绢，哭起来。斗篷钩住和沙发凳的弹簧蹦跳这些插曲使彼得·伊凡内奇冷静下来，他皱紧眉头坐着。这当儿，伊凡·伊里奇的男仆索科洛夫走进来，把这种尴尬局面打破了。他报告普拉斯柯菲雅·费多罗

夫娜，她指定的那块坟地要价 200 卢布。普拉斯柯菲雅·费多罗夫娜止住哭，可怜巴巴地瞟了一眼彼得·伊凡内奇，用法语说她的日子很难过。彼得·伊凡内奇默默地做了个手势，表示他深信她说的是实话。

“您请抽烟，”她用宽宏大量而又极其悲痛的语气说，然后同索科洛夫谈坟地的价钱。彼得·伊凡内奇一面吸烟，一面听她怎样详细询问坟地的价格，最后决定买哪一块。谈完坟地，她又吩咐索科洛夫去请唱诗班。索科洛夫走了。

“什么事都是我自己料理，”她对彼得·伊凡内奇说，把桌上的照相簿挪到一边。接着发现烟灰快掉到桌上，连忙把烟灰碟推到彼得·伊凡内奇面前，嘴里说：“要是说我悲伤得不能做事，那未免有点做作。相反，现在只有为他的后事多操点心，我才感到安慰……至少可以排遣点悲伤。”她掏出手绢又要哭，但突然勉强忍住，打起精神，镇静地说：

“我有点事要跟您谈谈。”

彼得·伊凡内奇点点头，不让他身下蠢蠢欲动的沙发弹簧再蹦起来。

“最后几天他真是难受。”

“非常难受吗？”彼得·伊凡内奇问。

“唉，太可怕了！他不停地叫嚷，不是一连几分钟，而是一连几个钟头。三天三夜嚷个不停。实在叫人受不了。我真不懂我这是怎么熬过来的。隔着三道门都听得见他的叫声。唉，我这是怎么熬过来的哟！”

“当时他神志清醒吗？”彼得·伊凡内奇问。

“清醒，”她喃喃地说，“直到最后一分钟都清醒。他在临终前一刻跟我们告了别，还叫我们把伏洛嘉带走。”

彼得·伊凡内奇想到，他多么熟识的这个人，原先是个快乐的孩子，小学生，后来成了他的同事，最后竟受到这样的折磨。尽管他觉得自己和这个女人都有点做作，但想到这一点，心里却十分恐惧。他又看见那个前额和那个压住嘴唇的鼻子，不禁感到不寒而栗。

“三天三夜极度的痛苦，然后死去。这种情况也可能随时落到我的头上，”他想，刹那间感到毛骨悚然。但是，他自己也不知怎的，一种常有的想法很快就使他镇静下来：“这种事只有伊凡·伊里奇会碰上，我可绝不会碰上。这种事不应该也不可能落到我的头上。”他想到这些，心情忧郁，但施瓦尔茨分明向他作过暗示，他不应该有这种心情。彼得·伊凡内奇思考了一下，镇静下来，详细询问伊凡·伊里奇临终前的情况，仿佛这种事故只会发生在伊凡·伊里奇身上，可绝不会发生在他身上。

在谈了一通伊凡·伊里奇肉体上所受非人痛苦的情况以后（这种痛苦，彼得·伊凡内奇是从普拉斯柯非雅·费多罗夫娜神经所受的影响上领会的），媳妇显然认为该转到正题上了。

“唉，彼得·伊凡内奇，真是难受，真是太难受了，太难受了，”她又哭起来。

彼得·伊凡内奇叹着气，等她擦去鼻涕眼泪，才说：“真是想不到……”

接着她又说起来，说到了显然是她找他来的主要问题。她问他丈夫去世后怎样向政府申请抚恤金。她装着向彼得·伊凡内奇请教，怎样领取赡养费，不过他看出，因丈夫去世她可以向政府弄到多少钱，这事她已了解得清清楚楚，比他

知道得还清楚。她不过是想知道，可不可以用什么办法弄到更多的钱。彼得·伊凡内奇竭力思索，想到几种办法，但最后只是出于礼节骂了一通政府的吝啬，说不可能弄到更多的钱了。于是她叹了一口气，显然要摆脱这位来客。他理会了，就按灭香烟，站起身，同媳妇握了握手，走到前厅。

餐厅里摆着伊凡·伊里奇十分得意地从旧货店买来的大钟。彼得·伊凡内奇在那里遇见神父和几个来参加丧事礼拜的客人，还看见一位熟识的美丽小姐，就是伊凡·伊里奇的女儿。她穿一身黑衣，腰身本来很苗条，如今似乎变得更苗条了。她的神态忧郁，冷淡，甚至还有点愤慨。她向彼得·伊凡内奇鞠躬，但那副神气显出仿佛他有什么过错似的。女儿后面站着—一个同样面带愠色的青年。彼得·伊凡内奇认识他是法院侦审官，家里很有几个钱，而且听说是她的未婚夫。彼得·伊凡内奇沮丧地向他们点点头，正要往死人房间走去，这时楼梯下出现了在中学念书的儿子。这孩子活脱就是年轻时的伊凡·伊里奇。彼得·伊凡内奇记得伊凡·伊里奇在法学院念书时就是这个模样。这孩子眼睛里含着泪水，神态也像那些十三四岁的愣小子。他一看见彼得·伊凡内奇，就忧郁而害臊地皱起眉头。彼得·伊凡内奇向他点点头，走进灵堂。丧事礼拜开始了：又是蜡烛，又是呻吟，又是神香，又是眼泪，又是啜泣。彼得·伊凡内奇皱紧眉头站着，眼睛瞅着自己的双脚。他一眼也不看死人，直到礼拜结束他的心情都没有受悲伤气氛的影响，并且第一个走出灵堂。前厅里一个人也没有。充任餐厅侍仆的庄稼汉盖拉西姆从灵堂奔出来，用他那双强壮的手臂努力在一排外套中间翻寻着，终于把彼得·伊凡内奇的外套找出来，递给他。

“嗯，盖拉西姆老弟，你说呢？”彼得·伊凡内奇想说句话应酬一下。“可怜不可怜哪？”

“这是上帝的意思！我们都要到那里去的，”盖拉西姆露出一排洁白整齐的庄稼汉的牙齿，说，接着就像在紧张地干活那样猛地推开门，大声呼喊马车夫，把彼得·伊凡内奇送上车，又奔回台阶上，仿佛在考虑还有些什么事要做。

在闻过神香、尸体和石碳酸的臭味以后，彼得·伊凡内奇特别爽快地吸了一大口新鲜空气。

“上哪儿，老爷？”马车夫问。

“不晚——还可以到费多尔·瓦西里耶维奇家去一下。”

彼得·伊凡内奇就去了。果然，他到的时候，第一局牌刚结束，因此他就顺当地成了第五名赌客。

二

伊凡·伊里奇的身世极其普通，极其简单，而又极其可怕。

伊凡·伊里奇是个法官，去世时才45岁。他父亲是彼得堡一名官员，曾在好几个政府机关供职，虽不能胜任某些要职，但凭着他的资格和身份，从没被逐出官场，因此总能弄到一些有名无实的官职和6000到1万卢布的有名有实的年俸，并一直享受到晚年。

伊里亚·叶斐莫维奇·高洛文就是这样一个多余机关里的多余的三级文官。

他有三个儿子。伊凡·伊里奇排行第二。老大像他父亲一样官运亨通，不过在另一个机关，也快到领干薪的年龄。

老三没有出息，他在几个地方都败坏了名声，眼下在铁路上供职。父亲也好，两位哥哥也好，特别是两位嫂子，不仅不愿同他见面，而且非万不得已从不想到有他这样一个兄弟。姐姐嫁给了格列夫男爵，他同他岳父一样是彼得堡的官员。伊凡·伊里奇是所谓家里的佼佼者^①。他不像老大那样冷淡古板，也不像老三那样放荡不羁。他介于他们之间：聪明，活泼，乐观，文雅。他跟弟弟一起在法学院念过书。老三没有毕业，念到五年级就被学校开除了；伊凡·伊里奇则毕了业，而且成绩优良。他在法学院里就显示了后来终生具备的特点：能干，乐观，厚道，随和，但又严格履行自认为应尽的责任，而他心目中的责任就是达官贵人所公认的职责。他从小不会巴结拍马，成年后还是不善于阿谀奉承，但从青年时代起就像飞蛾扑火那样追随上层人士，模仿他们的一举一动，接受他们的人生观，并同他们交朋友。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的热情在他身上消失得干干净净。他开始迷恋声色，追逐功名，最后发展到自由放纵的地步。不过，他的本性还能使他保持一定分寸，不至于过分逾越常规。

在法学院里，他认为自己的有些行为很卑劣，因此很厌恶自己。但后来看到地位比他高的人都在那样干，而且并不认为卑劣，他也就以为不以为意，不再把它们放在心上，即使想到也无动于衷。

伊凡·伊里奇在法学院毕业，获得十等文官官衔，从父亲手里领到治装费，在著名的沙尔玛裁缝铺里定制了服装，表坠上挂一块“高瞻远瞩”^②的纪念章，向导师和任校董的亲王辞了行，跟同学们在唐农大饭店欢宴话别，带着从最高级商店买来的时式手提箱、衬衣、西服、剃刀、梳妆用品和

旅行毛毯，走马上任，当了省长特派员。这个官职是他父亲替他谋得的。

伊凡·伊里奇到了外省，很快就像在法学院那样过得称心如意。他奉公守法，兢兢业业，生活得欢快而又不失体统。他有时奉命到各县视察，待人接物，稳重得体，对上对下恰如其分，不贪赃枉法，而且总能圆满完成上司交下的差事，主要是处理好分裂派教徒事件。

他虽然年轻放荡，但处理公务却异常审慎，甚至可以说是铁面无私；在社交场中，他活泼风趣而又和蔼有礼，正像他的上司和上司太太——他们是他们家的常客——称赞他的那样，是个好小子。

他同省里一位死缠住他这个风流法学家的太太有暧昧关系；还同一个女裁缝私通；有时同巡察的副官们狂饮欢宴，饭后还去花街柳巷寻欢作乐。他奉承上级长官，甚至长官夫人，但手法高明，无懈可击，从未引起非议，人家至多说一句法国谚语：年轻时放荡在所难免。这一切他都干得体体面面，嘴里说的又是法国话，主要则是因为他跻身最上层，容易博得达官显贵的青睐。

伊凡·伊里奇就这样干了五年。接着他的工作调动了，因为成立了新的司法机关，需要新的官员。

于是伊凡·伊里奇就调任这样的新职。

伊凡·伊里奇被推荐任法院侦讯官的职务，他接受了，虽然这位置在另一个省里，他得放弃原有的各种关系，另起炉灶，重新结交新朋友。朋友们给伊凡·伊里奇钱行，同他一起摄影，还赠给他一个银烟盒留念。他就走马上任去了。

伊凡·伊里奇当法院侦讯官同样循规蹈矩，公私分明，